《归来》

 张艺谋的《归来》于近期上映。尽管影片已经把最近几天的电影院变成抹眼泪场所，但仍招来不少非议。批评的声音指影片“苍白”、“廉价”、“顺从”。然而即便影片确有遗憾，但拍到这份上，《归来》已经难能可贵。
 一、不管出于什么背景，能拿起这样的题材就不容易
 《归来》开头对文革时期的政治生活有细致的描写，这样的内容在近十几年的影视作品中罕有出现。可以说《归来》已经越过了对文革题材“能不能谈”的层面，进入了“能谈什么”、“谈到何种程度”的层面。这就是突破。
 能有这样的突破，或与近年高层“文革的错误并没有完全消除”、“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”的定性、以及“不走老路”的表态有关。亦即《归来》的主题获得官方认可。这一点从央视和《人民日报》迅速介入影片报道可见一斑。
 不管如何，能去表现这一“特定历史条件下（《人民日报》官方微博语）”的事情，总是好事。至于批评者所言导演将“原著中一切敏感内容尽数‘自我阉割’”，按张艺谋的回应就是你们不能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，“这与勇气没关系”。
 二、说张艺谋“名为国师，实为顺民”更无从谈起
 《归来》中有个情节——在文革中迫害“右派”陆焉识家庭的方师傅，后来被抓走关了起来，于是陆焉识寻仇而不得，松开了准备打方师傅的饭勺。这个情节为张艺谋招来了“名为国师，实为顺民”的批评。《电影世界》策划人称“张艺谋在《英雄》里宽容了暴君……；张艺谋在《归来》里宽容了君主的手下，因为‘这狗东西也被当反革命抓了’。我认为这是廉价的宽容。……以前好歹是谄媚统治阶级的最高首领，这次变成了谄媚统治阶级的中层干部。谄媚的级别越来越低，张艺谋这是怎么了？唉！”
 实际上按影片的描述，方师傅应该属于来自底层的造反派。而造反派首先称不上“中层干部”，因为即便造反派中混得最好的那一批，也仅仅是暂时性的进入了当时的权力机构革委会，他们在革委会的三种人员构成——军方、老干部、造反派中属于最不稳固的，在文革中就没有真正掌过几天实权，在文革后更成为被“清查”的对象。其次，大部分造反派同样面临了“被整”的命运，在文革中很多造反派就被整得很惨，文革后几次“清查”中，被捕、被审、被判的造反派更是有一大批。因为当时的“清查”也是运动式的，所以很多造反派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。
 比如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：“我认为，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，那就不是你是我非。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，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；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，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（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）……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？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。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，我愿承担一切责任，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，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？”
 因此影片描述方师傅的下场不好，恰是此片的亮点所在，即难得的反映了造反派的“另一面”遭遇，这比那种“文革追责只清算了大头目”的流行谬误已经强了不少。而把这种反映看作“谄媚统治阶级的中层干部”，则无从谈起。
 回归“文艺范”的张艺谋还是没有逃掉批评
 三、影片的艺术表现力能勾起人们对悲剧的记忆
 1、对人伦的重建，折射破坏人伦之恶
 《归来》的主题就是重建，重建被拆散的家庭、重建被破坏的人伦。影片越把重建演绎的生动，观者就越能感受到破坏之恶。
 这种破坏之恶，用司马南的话讲就是“把人变成鬼”，更准确的说，是把人逼成鬼，把仁义道德逼成男盗女娼。所以“归来”就是要回到“人”，重建夫妻、父女之间的“人之常情”。
 这样的主题并不新鲜，但影片优秀的艺术表现力能让主题更深入人心。这样的效果在今天是珍贵的，因为如果没有有力的重申，那么文革是错误的、文革是历史悲剧这样的常识也会被遗忘。
 2、破镜难重圆，使《归来》比《芙蓉镇》更刺痛人心
 同样是“右派”平反，《芙蓉镇》以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团聚结尾，有种“俱往矣”的感觉，留下“还看将来”的美好遐想。所以《芙蓉镇》过程看得压抑，结尾让人放松。而《归来》的压抑贯穿始终，因为没有“大团圆”。撕裂的伤疤不能完全愈合、砸碎的镜子无法重圆，这才是生活更真实也更残酷的一面。因而《归来》实际上让人更惧怕政治运动的悲剧，这是《归来》的巧妙之处。
 当然影片依然从另一个维度留下“光明的尾巴”，达成了重建——那就是以女主人公矢志不渝的爱情支撑了希望。这让影片压抑但不“灰色”，而“灰色”正是在中国拍电影的大忌。
 四、不能更深入的遗憾
 1、仅抓住几个“符号”会表面化
 知识分子受迫害、家人互相告密，这都是人所共知的文革符号。《归来》抓住了这些符号，却也停留在了“符号化”的层面。如此可以敲打人们的忘性，但对于反思文革的意义不能期望太多，因为反思文革最缺乏的是基本史实的到位、历史细节的深入。
 老实说文革是知识分子相对好过的一个时期，除了文革初期干部们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而沿袭了一段时间“反右”之外，知识分子再没有受到大的冲击。而普通百姓才是文革受害者的主体，他们的数量要远远多于知识分子。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发声，而让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“抢去”了“文革受害者”的“角色”。《归来》这样的影片客观上会强化这种错觉。而这样的弊端是，普通人会继续认为精英才是文革的受害者，丧失了反思文革的动力。
 2、“希望”影响了作品的厚度
 前面提到，在中国拍这类电影可能必须注入“希望”，以便让电影的调子不要太“灰色”。《归来》的“希望”是女主人公矢志不渝的爱情。但是如果细究的话，这样的爱情缺乏基础——凭什么它就那样矢志不渝、能历经几十年而不褪色呢？答案或许只能是“故事需要”。
 如此，影片就多了戏剧性的感染力而少了真实性的冲击力。前者会让你抹泪唏嘘，后者才会让你回味无穷。